

## 《植有武威山茶的小屋》 摘文

阿澄發現這份日記本之後，讀得津津有味，捨不得一口氣看完，刻意地慢慢看，又花了一些時間翻箱倒櫃，看還有沒有刻意被藏起來的日記，雖然目前沒有斬獲，但也找到幾本筆記本，比較像什麼都記的日記本。

如獲至寶大概是這個意思吧。

他在昭和九年四月時，帶新婚妻子去東京參加地質學會，並特別記載早田中雄驚訝的樣子，讓他很不好意思，也提到高校畢業的妻子去買畫冊，畫了不少櫻花，「她在丸の内畫櫻花，說想帶一些回台灣給她多栽種，早田覺得很可行，幫忙找樹苗。」

丟開筆記本跳了起來，阿澄迅速地跑到和式庭園找櫻花樹，副熱帶島嶼的秋天，櫻花樹開始落葉，準備來春一鼓作氣盛放，但是她連小屋外面的花園都仔細看了一遍，怕自己平常習慣了沒注意到有栽種，但怎麼就是找不到櫻花樹。

這個百來坪的庭園，有樟樹，銀杏，楓樹，槭樹，甚至橘樹，孟宗竹叢，玉蘭，木蘭，梔子，就是沒有看見櫻花，著實引發阿澄的好奇心，回到書房後又開始找資料，看能不能找到蛛絲馬跡。

若說阿婆把帶回來的櫻花樹苗全部拿回娘家種也說不過去，就算是阿婆的父親善於植栽，種成功了，在這棟房子落成時，難道不會送給他們幾棵紀念樹嗎？

「昭和十二年 三月十六日

攜家帶眷真是不簡單的事，這一次等於是移居東京，提早一點搬過去，一方面是準備開學，一方面是配合早田君的行程，我搬來東京他要趕著回台灣，去紅頭嶼做調查。

這些都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，最讓我感到震驚的是，她在上了船之後才跟我說讓孩子在東京出生，也算是內地人，我真的有能力承擔養兒育女嗎？

第一次體驗到北國的春天，對我們南方島嶼人來說，實在是不習慣，每天在學校的時間很長，有時也會想她自己在家，又懷有身孕，感到一陣心驚，很是困擾。

學校有會社贊助去做白頭山的冰蝕地形，希望我去做，畢竟在南湖園谷有一些成果，他們很放心我去，去白頭山有很多種方式，我跟學校說先去滿洲國，這個日本人新成立的國家，聽說愈來愈多台灣人去那裡幫助他們蓋鐵路，成立學校，甚至讀書，也想看看自己的同胞去到不一樣的地方，怎麼生活。

讀書、學習，工作好像都不是最困難的事，按照自己的規劃總是能一步一步完成，最困難的是跟人的相處以及跟別人產生連結帶來的改變，總是不能一意孤行。要把懷孕的妻子放在東京，讓她獨自一人生產，有點過意不去，雖說是她自己硬要跟來。寫信給在九州的阿文，讓他們也來東京，最少讓舅嫂來跟她作伴，生產前我再趕回來。」

「昭和十二年 四月三日

阿文很納悶我特別去九州找他，再去鹿兒島搭船到白頭山，這種心情難以言說。擺脫阿文，搭火車去熊本，阿文笑說我讀夏目漱石的《我是貓》走火入魔了。

原來是這樣的地方啊，櫻花沿著河道燦爛的開著，她那一年暑假跟先生回來看到的應該

不是這樣的景色，我幫她看了。再過一個月花就會凋零，枯枝又還沒長出新葉，想著夏天新綠，雖然暑熱也是涼爽，回程剛好是夏末，我應該再來一次，在同樣的地方，同樣的季節，雖然兩人有各自的人生，但是我們在各自的人生裡努力，不辜負來人世一遭，有同樣的心情感覺，心就靠在一起了。」

阿澄是激動的，她最近衝到庭園大樹下深呼吸的頻率愈來愈高，經常在白紙上寫「熾熱」、「青春」還不夠，還用日文寫「しゃくねつ」，〈君がいたから〉這首剛迷戀日劇時看的《在燦爛的季節裡》的主題曲。那時的日劇歌頌青春，強調東京都會工作男女的赤誠，以及提供一個向上，繁榮的時代面貌，一如她看老先生的日記，一九二、三〇年代的台灣男女，學習科學知識，體驗西方文明，一群台灣青年在高校、在都市裡奮力向前，為自己的理想目標前進。

慢慢踱到小屋前瞪視茶樹，黃醫師說他從沒有看過這棵茶樹開花，都懷疑到底是不是茶花了。她的小屋前徘徊，好似下了多大的決心，將那把生鏽的鋤頭拿出來鬆土，又跑去菜園挖了一些土，跟之前燒的雜草灰攪拌，混在一起。

她最近幾乎都待這裡留宿，經常是在書房的沙發上就睡著了；雖然小屋持續的打掃好似可以住人，總覺得有一個自己的地方也不錯，但還是不願意獨自一人在這樣的環境裡睡覺，會讓她很惶恐，也很不甘願，因為她總覺得睡在一張舒服的床上，才不會顯得自己卑微，除非是為了某個偉大的目標，才會將就睡眠環境。

勞動總是能帶來歡愉的心情，這是她在這本日記學到的人生哲學，老先生喜歡勞動，早田前輩更是一刻都停不下來，雖然鬆土栽植會疲憊，但她還是把雜物間的火爐搬到小屋門口，想著先搬出來，下次來時帶個鍋子，並先到菜市場逛一圈，自己做幾樣吃食，倒是有趣。

「昭和十二年 九月十一日

出發前收到早田的信，再次提醒有事情可以去上原町找他卡桑幫忙，情真意切，不勝感激，高校時的同窗友誼會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生資產。

早田知道我要去白頭山，說在野地裡能夠自在吃喝新鮮的當地食物，是人生最美好的事之一。他說紅頭嶼的雅美人竟然不吃雞蛋，也不敢吃鰻魚，以為那是蛇，祖訓說不能吃，但是對他而言，吃到這麼新鮮的鰻魚，東京的富豪也吃不到鮮物，真是人生至美。想到帝大時期去深山裡，雖然當地的農家居住環境不佳，但是新鮮的蔬菜，河裡撈的蚌類，魚蝦，也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河鮮。

這次去白頭山，不知道雪地裡有什麼特別的食物，不會真的讓我挖到千年人蔘吧，好像在看小說一樣。」

搬東西整理舊物，東翻翻西翻翻，看見新奇東西在腦海中描摹一番是什麼樣的景況呢？更何況現在有實體的物品放在眼前，就更引出懸念了。阿澄發現倉庫有幾個藤編的籠子，裡面有乾掉的枯枝，有石頭，石頭明顯是特地挑過的，顏色造型均有奇趣，籠子旁的一顆大石頭，她倒是知道是玄武岩，因為特別去澎湖研究過，沒想到台灣也有玄武

岩，倒是有趣，這麼大塊的石頭，到底是怎麼搬到小屋的，看起來連搬進門口都有點困難呢。

阿珍推著阿婆進入客廳的緣側，阿澄聽到聲音跑出來，就看到她們一直在喬位置，阿婆拉著阿珍的手指向楓樹，阿珍幫她調整位置她又覺得很不舒適似的，把自己的身體斜斜的靠在左邊的扶椅上，阿珍不得已把客廳的搖椅搬出來，阿澄既然看到了，就沒有不幫忙的道理，兩人一起扶著阿婆坐上鋪了毯子，墊上椅墊的搖椅上，讓她的頭可以躺在椅背，仰著看楓葉，阿婆才安靜了下來，阿珍隨即離開，阿澄坐在緣側，一會兒看阿婆，一會看她看的風景。

阿珍端了一碗熱的杏仁豆腐給阿澄，順勢坐下來又走到青楓樹下再走回來，挖掘出在歲月流逝中累積的知識：「十一月的時候楓葉會慢慢地轉紅，等到一整樹都紅的時候，葉子就會開始掉落；接著換銀杏要轉黃了，銀杏轉黃比較慢，也不太會一整棵都轉黃才掉葉子，有時候雨一來，綠色的葉子也會掉下來，快過年的時候，茶花就要開花，這一棵是可以壓苦茶油的茶樹，開白色的小花，我最喜歡這一棵，因為小時候看到蕃仔挑樹苗進來，我們只敢躲得遠遠的看。那時候我們小孩子不敢進來，大人都說せんせい喜歡安靜，不要人吵，不能進去吵他，其實是裡面有好幾個蕃仔，對了，你說不能叫人蕃仔，可是我們從小就這樣叫，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啊，只有一次好像聽到『布拉』，我們鎮上的人都叫蕃仔『阿布拉』。最角落那幾盆茶花是黃醫師後來種的，聽說是很名貴的品種，一棵是白色一棵是紅色，黃醫師自己又將它們插枝，種了一盆紅白參雜的，現在在祖屋。今天還不用拿火鉢出來，更冷一點再拿出來，順便煮茶，很趣味呢。」

阿澄的眼角已經泛著淚光，她最近經常眼角泛淚，比在自助旅行時不小心撞到夢中的風景更易感。她只能埋頭挖著碗裡的杏仁豆腐，又捨不得太快吃完；思念突如其來，母親過世之後，很快到澳洲自助旅行，不可否認是為了避免讓自己被熟悉的事物觸動情緒，無法承受。現今才明白，令人觸動的不是有形的具體物件，是隨時就落在心間的情感，這種情感會一直累積累積，也不會輕易跑出來，要開啟正確的閥子，才會傾瀉如注。

這座庭園粗看似乎沒什麼造景，東一棵西一棵，但細看似乎又有某種排列組合，超過她的理解與知識範圍內的排列組合，只能感嘆自己不學無術，如果能像王語嫣一樣就好了，不會武功但背了所有的武林秘笈，自己不能出手，但是對慕容復有幫助，這不就變成了儒家社會最看重的幫夫運嗎？她最討厭的一種助人方式。

不過有一件事她倒是很快就知曉明白，凡是種在花盆裡的植栽，都是黃醫師的傑作，一看就知道是地方鄉紳的品味，一個在有底蘊的家庭中被培養出來的好教養，但是對整個環境，甚至是後代都沒有什麼影響力，就像那一盆修到錯落有致的羅漢松，樹齡看起來也有一百多年了，但就是被框在那個大盆子裡。黃醫師有趣的地方在於他也懂得野趣，把庭園裡有凹陷的大石塊鑿得更深一些，用鵝卵石種了一棵蛇木，又在蛇木上扦插螃蟹蘭，再將螃蟹蘭修剪剪，或許這也是一種意趣，阿澄不了解的趣味。

在她看來蛇木就該放在小屋的花圃隨意置放，讓它自然長出蕨也好，苔蘚也好，這才叫真正的野趣，當然放在庭園的角落，而不是醒目的地方，也是一種造景，然而造景就失去了野趣。

跟捨不得一下就把杏仁豆腐吃完一樣，阿澄盡量拖慢看日記跟私人筆記的速度，規定自己整理完一份學術論文才能看幾頁的日記，因為她一直沒有找到更多的日記本，筆記本倒是多了好幾本，甚至找到一箱署名早田中雄的田野筆記，這位算是前輩了，但是這樣講也不太準確，因為這位博物學家雖然以植物學聞名，但是他的動物昆蟲知識，地質學的論文，甚至原住民的描述都可以當作正式的學術論文，不可小覷，只能說日本時代的台灣博物學家，是幾近全能的學者。